



天山脚下的战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天山脚下的战斗

天山脚下的战斗

編輯者 新疆军区生产建設兵团政治部
著 作 者 刘 克 勤 等

•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1/3 插页：2 字数：54,000

1960年7月第1版

196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3078·1618

定价：(八) 0.3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新疆战斗和建设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不论描写解放军援助兄弟民族的热情和友谊，还是描绘战斗在生产岗位上的人们，都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斗争生活的气息。

故事情节大多都很紧张动人。写解放军，写兄弟民族，都很英勇和豪迈。写友谊，写生产，写建设，描画了既壮丽又宏伟的图景。

目 次

援朝·阿克列姆	刘克勤 1
未来的专家	丁 山 25
澆水	河 堤 45
我的第一个师傅	刘进芝 59
求师記	吳連增 69
女連长	李 魂 欧 琳 86
在公路上	朱 定 103

援朝·阿克列姆

刘克勤

快放暑假了，正是教学工作最忙的阶段。下午，房子里闷热，我放下手头修改的学生作业，到操场上换换空气。操场上，同学们在作摔跤游戏。又是小援朝在摔跤。援朝把小保华摔倒了，又从地上把他扶起来。

援朝是四年级乙班学生，今年十一岁，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“小老虎”。这个绰号不是淘气的同学给他起的，而是师部的一些年轻战士跟孩子们玩耍时，对援朝的爱称，于是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开了。

援朝确是一个名不虚传的“小老虎”，从外表上看就有三分虎势：一副圆圆的脸形，中间贴着一个宽宽的鼻子；两道浓眉下，嵌着两只滴溜溜滚动的眼睛；宽厚的肩膀，浑圆的腰身，一举一动都显得扎实有力。

“小老虎”在同班学生中，論体格是最魁梧的一个，他很有力气；論摔跤，同學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那两只滾圓的小胳膊能举起二十多斤重的鐵杠。他簡直是小学生中的大力士啊。每到星期六——少先队活动日，他总是搶着扛队旗，有时还用繩子把小鉄鉤綁起来，斜挎在肩上，把自己打扮得如同小战士。

那是在九年前，部队在天山剿匪，在追击烏斯滿、尧乐博斯匪徒时，在路上的一个山坳里，发现了許多哈薩克老人、妇女和小孩的尸体，雪地上淨是斑斑血迹。这又是匪徒們在杀戮无辜的牧民，真是一群瘋狂的野狼啊！战士們在一个妇女的身旁发现一只小木箱，箱板縫里結着一层白霜；打开来看，里面是一张很大的羊皮，羊皮里裹着一个小娃娃。这娃娃小臉冻成了紫青色，手脚僵硬，已經是奄奄一息了。战士于明智忙把孩子用皮大衣裹住，抱在怀里。战士們看着这干癟、消瘦、几乎停止呼吸的孩子，紛紛議論：

“这是个賊娃子，把他往哪里送？”

“土匪的孩子不是土匪，咱們是解放軍，不能見死不救！”

“匪首和巴依的娃娃是不会丢在这里的，一定

是被害的、勞苦哈薩克老乡的娃娃。”

戰士們把這個娃娃帶到了營房裏。在送交上級的時候，大家要給小孩起個名字，萬一有人來找，有名字方便些。起個什麼名字好呢？小孩原來一定有個哈薩克名字，不能亂起；起個漢族名字吧，也覺得不合適，議論了好一會沒有結果，最後，于明智同志說：“現在正在抗美援朝，我看就叫援朝好了。”就這樣決定了。在報表上是這樣填的：“……拯救哈薩克小孩‘援朝’一名。”從此，援朝這個名字，從巴里坤轉到哈密，進了托兒所，又來到子女學校。

援朝的真姓名是什麼？他的父親在哪裏？在世不在？九年來，師里組織部門和學校領導上，多次和地方政府聯繫，又派人跑遍了草原去探問，但是，始終是個疑問。就這樣，援朝被看做孤兒了。

在學生中間，我和援朝最接近，倒不是我有偏愛，而是我認為，是黨把這個孩子教育大的，是托兒所阿姨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；又是經過許多位老師的辛勤勞動和在戰士們的關心愛護下長大的。今年他升到我這個班級來，我應該在教育和教養上對他負全部責任。這是黨交給我的任務，因為我是少先隊輔導員，又是他的班

主任。

上星期日，于明智同志从巴里坤出差到烏魯木齐去，路过哈密，抽空到学校来看援朝，多么遺憾哪，正巧，大队輔導員带着隊員們到野外旅行去了。于明智同志很想看看这孩子，在我的宿舍里等了足有两个小时。因为怕誤了車，耽誤公事，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說：“等不及了。”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精美的画册，两只白磁的、精巧玲瓏的小羊，叫我轉交給援朝，他还对我說：“这是我們全班送給他的，等出差回来再来看他吧。”

九年来，巴里坤牧場的战士們，常常来看援朝，每次总是帶点小礼物。因此，在援朝的宿舍里摆了許多画頁、画册、小兔、小狗之类的物件。援朝很愛这些东西，更愛巴里坤的叔叔們。

眼看初小快毕业了，領導决定毕业后把他轉送到民族学校去上学。我自然清楚，党要把他培养成为哈薩克的优秀子弟，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，因此，也更加重了我的責任感。于是，我对援朝的言行，观察的越来越多。学业上他是个优等生，品德上他是一块純洁无瑕的白玉，所以他是我們中队的三好隊員。

最近，我仔細地观察了他的生活习惯，发现他

特别喜欢洁净，天天洗头发，经常梳得很整齐，特别是这一学期，他常常背着保育员自己洗衣服，把小皮靴和皮大衣擦得亮闪闪的（这是保育员的工作）；课余时间他常看小画书。当然这都是好事，只有一点我不放心：过多的看画书，可能影响学业。因此，我便把他叫到我的房里来，试探他对画书是怎样理解的。

“这几天看的什么画书？还记得吗？”

“列宁的故事，毛主席的故事，井冈山的故事……”他回答得从容不迫，又很认真。

“井冈山的故事讲些什么？”我故意挑些内容来问他。

“……朱总司令好，他有一条扁担，他和红军叔叔一起担粮食，担的很多哩！”

他把小头一歪，话里充满钦佩的感情，我觉察到，在他那小小的、纯洁的心灵里，正在增添着新的血液，象一颗茁壮的幼苗，正在吸收着共产主义的甘露。我这样想：让他更多的学习革命导师的高贵品质吧，不能光局限在语文、算术那几本书里！

“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？”我再不想责怪孩子看画书了，就改口随便问了一句。

“当解放军，到巴里坤牧场去放羊，叔叔们会教给我的。”

孩子的话是诚挚的。他这种幻想，是很早就深深印在脑子里的。每逢巴里坤的战士来看他的时候，总是热烈地谈着羊子、草原，战士们把小羊说得活灵活现，把草原说得有声有色，把同学们都逗笑了，特别是援朝最感兴趣。援朝曾经要求我带他去牧场旅行，要不是路程太远，早就满足他的愿望了。

“放暑假，牧场的叔叔来了叫他们带你去玩。”为了满足他的要求，我便一口答应下来了。

“老师，一定要让我跟叔叔们去哟！”他很认真地追问我。

他又一次表露了自己的美好理想，我就格外深切一层地发现，在他那颗幼小的心灵里，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宏大的志愿。他和战士们有着不可分割的感情，所以我覺得他更可愛了，就象一顆寶石那樣，閃閃發光。

星期六下午，同學們放學回家，都去會見他們的父母，我唯恐援朝有孤獨、寂寞的感覺，發展成為孤僻的性格，總是約他星期日到我房裡來看畫書，或者是隨我一起到野外去轉轉；可是，他總是

告訴我，李阿姨要帶他去看電影，張叔叔要帶他去農場玩一天，保育員要帶他去洗澡理髮，同學們約他一起去玩等等。所以我覺得，戰士們是他的親人，老師是他的親人，保育員是他的親人，同學們也是他的親人，是多少人在培育着這顆共產主義的幼苗啊！

這天下午，學校里突然來了兩位陌生的客人，是師宣教科黃科長領來的。校長和我在接待室接待了他們。經過介紹，一位是翻譯同志，一位是哈薩克老牧人。老人身穿黑色袍子，腰系一條鑲銀花邊的皮帶，足蹬長筒馬靴，頭上纏着一塊褪了色的紅色方頭巾；頰下飄着一把大胡子，臉上布滿了飽經風霜的印痕。他看了看窗外遊戲的天真活潑的孩子們，深沉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黃科長介紹了兩位客人的來歷後，還特別強調提出：“我們一定要盡力幫助他們，滿足他們的要求，這是師黨委的指示。”因為科長有事，說完他便告辭了。

經過翻譯同志一番詳細的介紹，我們比較深切地了解了這位客人。

客人名叫卡賓其，他有个老伴叫阿其汗，九年前，他們居住在巴里坤草原上，烏、尧匪徒經過草

原时，硬要把他們一家帶走，他們把剛滿兩歲的独生子女，裝在一隻木箱里，緊緊地捆在駱駝背上。三天以後，匪徒們對他們說：“駱駝和娃娃都被解放軍搶去了。”他們明知匪徒們背着他們把駱駝殺來吃了，可是從此，他們便丟失了幾子。匪徒們逃到青海，老兩口也被帶到了青海。一九五一年二月，匪徒們被我軍包圍了，烏斯滿匪首被活捉了，哈薩克牧民得到了解放。後來，牧區進行畜牧改革，卡賓其分到了馬、牛、羊和駱駝，他真正有了自己的牲畜。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成立以後，政府又貸給他很多羊毛，他家搭起了新的毡房，幸福的生活象春天的草原一樣，天天變樣。可是，他們老兩口多麼想自己的孩子啊！看到別家的孩子跑來跑去，厮打着，追逐着，把草原快要鬧翻了，他的心哪，象墜着一個大秤錘。甚至在幸福的生活中也不能歡樂了。

客人說，阿其汗想兒子想得整天用淚水洗臉。禱告胡大，求詢親朋不知有多少次了，然而，哪里有一點兒音訊喲！她有時把羊羔抱在懷里，瘋瘋癲癲地痴想，好象手里抱着的是兒子。阿其汗的眼睛哭腫了。

長時期來，卡賓其忍着內心的痛苦，听着妻子

的叨念，他的痛苦汇成了大海。看到他那痛苦的黝黑的臉，就知道他心上負荷了多么深重的伤痛！

前些日子，阿克塞牧民們迎接了来自新疆牧区参观团的同志們，卡宾其从他們那里听到，哈密垦区师部学校里有个学生，是九年前从天山边拾到的，他很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呢？他把这件事告訴了阿其汗，阿其汗便認定是自己的儿子。

“說不定是誰家的孩子？”卡宾其对这件事毫无信心。

“是我的孩子，昨夜我又梦到一只羊子产羔了呢！”她一口咬定了。

“就算是我們的孩子，九年了，他能認識我們嗎？我能認識他嗎？”卡宾其的話是悲伤的。

“我的孩子我認得，他头上有羊羔眼睛那么大的一块伤疤，你忘了嗎？”

“看看去吧，是你的孩子，解放軍会給你的。”邻居們都来劝說卡宾其。

政府干部来过好几次，劝說他到新疆走一趟，还答应派个翻譯帮助他。于是，老人帶着自己和妻子的痛苦，帶着极其微小的一点希望来新疆了。

在翻譯同志的介紹过程中，我看出卡宾其这位慈祥、善良的人，內心积压着极大的悲痛。他的

头在微微地颤动，两只眼睛不时地放射出乞怜的光芒。翻譯剛剛講完，他連忙站起來，右手放在胸前，向着我們深深地彎下腰去。

“我們一定盡力幫助他，如果是他的孩子，一定讓他帶回去。”校長首先表示態度，他對翻譯同志這樣說。

翻譯同志告訴卡賓其之後，他那充滿痛苦的皺紋里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在我領援朝來看卡賓其之前，我唯恐認錯了人，預先沒有明白告訴援朝，含糊地對他說：“有個叔叔來看你，跟我去看看吧！”

“是牧場的叔叔嗎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營房里的叔叔嗎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他搖晃著頭猜想著，象會見親人那樣高興，使我看清了他那幼稚的神態，我再也不能含糊其詞了。

“是青海省來的……來認你的……”我照實說給他，並有意撫摸他的頭，分開頭髮；但是，沒看到他頭上的疤。

援朝怯生生地望着陌生的客人，規規矩矩地

站在靠門的角落里，看得出他心中在忐忑不安，平时那股虎势劲儿早已无影无踪了。校长把他叫到卡宾其跟前，他連头也不敢抬了。

我們告訴卡宾其，这就是他所要見的那个孩子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急急地瞪着小援朝，从头上打量到脚下，从脚下又打量到头上，他的臉上突然露出惊慌失措、接着又露出矛盾和疑虑的神情。

卡宾其紧紧地拉住援朝的手，另一只颤抖的手撥开援朝右鬓上角的头发，仔細地找呀，找呀！翻譯同志、校长和我，一起湊到跟前看着，援朝低着头，困惑地一动不动。

突然，卡宾其象在深山里发现珠宝似的叫道：“阿克列姆！阿克列姆！”他的眼睛忽閃忽閃地眨了几下，示意讓我們在他手指縫里看。我們仔細地看了又看，在援朝的稠密的头发根里，藏着比黄豆稍大一点儿的疤痕。

翻譯同志告訴我們，这就是他的儿子阿克列姆。啊！九年了，終于父子团圓了。我們都为卡宾其找到儿子而高兴。老人更是激动，抱住援朝的头，嘴里頌着經文，頌毕，又在孩子的头上亲吻着；但是，援朝却恐惧地把头扭向一边，然后，眼光向校长和我瞟来。看他那急不可待的样子，要不

是校长和我在場，說不定他会闖門而出。老人拉住援朝的小手长久不放，一只毛茸茸的、粗大的手在那纖嫩細小的手上輕輕地撫摸着。猛地，小援朝把手縮回來，惊惧地跨到我跟前：

“老师，我不認識他！”他，紧紧地偎在我的身旁。

“不，他不是我的爸爸，我不認識他！”他由惊惧变为哀求，紧紧地拉住我的衣角。

这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；对援朝來說是奇特的，眼前分明是个难题啊！怎样讓孩子在短暫的时间里熟悉陌生的爸爸？更不能在精神上給孩子施加压力。作为教师來說，在这种局面下，不只是教育，更要注意方式方法了。我和校长简单地研究了一会，便叫援朝出去玩了。

卡宾其看着孩子由我身边走出去，悲伤地擦了擦含在眼中的泪花，他失望地看着校长和我，又轉过臉去看看翻譯。翻譯把孩子的話告訴他，他的臉色变得阴沉沉的，絕望和痛苦，又重重地从头上压下来，在他那充滿痛苦的臉上，立刻热泪縱橫。

校长三番五次請翻譯轉告給卡宾其：請放心，我們一定想办法讓援朝來認爸爸。卡宾其悲切地